

柳公权法帖品珍

柳公权书法艺术

上海书画出版社



柳公权书法艺术

上海书画出版社



沈传凤
编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柳公权法帖品珍/上海书画出版社编.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80725-420-1

I. 柳... II. 上... III. 汉字-法帖-中国-唐代
IV. J29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3690 号

装帧设计 王 峥
责任编辑 方传鑫
技术编辑 吴蕃中

柳公权法帖品珍

本社编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www.duoyunxuan.com

E-mail: shcpbh@online.sh.cn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 × 1240 1/16

印张: 13.75 印数: 1-3,5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25-420-1

定价: 60.00 元

柳公权法帖品珍

目 录

柳公权生平	1
柳公权艺术	5
一 柳公权的书法艺术特色	5
二 书写要领	8
三 名碑介绍	9
《金刚经》	10
《玄秘塔碑》	11
《神策军碑》	12
四 柳公权碑刻善拓版本举要	13
《金刚经》	13
《玄秘塔碑》	14
《神策军碑》	14
柳公权对后世的影响	16
一 书艺总评	16
二 名碑评价	19
三 当代研究论文索引	20
柳公权法帖释文	22
《金刚经》	22
《玄秘塔碑》	26
《神策军碑》	28

柳公权生平

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三年（七七八），卒于唐懿宗咸通六年（八六五）。（张彦生认为柳的生卒年为『生于大历八年（七七三），卒于咸通元年（八六〇），八十八岁』。见《唐柳公权书神策军碑》，《文物》一九六六年四月。）柳氏一生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七朝，直言敢谏，文宗称其曰：『卿有诤臣风。』官至太子太师，故又称柳太师、柳谏议。

柳公权生于一个宦书香之家，『自祖父郎中芳已来，奕世文学居清列』（王说《唐语林》卷四）。祖父柳正礼，曾任邠州（今陕西邠县）土曹参军。父亲柳子温，曾任丹州（今陕西宜川）刺史，有二子。兄公绰在当时亦享书名。

柳公权自幼勤奋嗜学，加之柳子温家法极严，『常命苦参、黄连、熊胆和为丸，赐子弟，永夜习学，舍之以资勤苦』（钱易《南部新书》卷四），公权『十二能为辞赋』（《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全唐诗》中存五首，诗意婉丽而不伤，然诗名终为其书名所掩。柳公权博贯经术，学问极好，『尤精《左氏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每说一义，必诵数纸』（《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

元和初，柳公权以进士及第，始任秘书省校书郎，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乃至数朝的校书、书写生涯。元和十二年（八一七）十月，柳州大云寺复建，柳公权书《柳州复大云寺记》。后为夏州（治今陕西横山）刺史李听辟为幕僚，掌书记。

元和十五年（八二〇）正月，宪宗被谋杀，其子李恒立，是为穆宗。三月，时在夏州任上的柳公权，奉使人京禀事。穆宗召见，谓之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据钱易的《南部新书》记载，穆宗所说佛寺笔迹，当为柳氏曾在佛寺看朱审画山水，手题的七言壁诗一首：『朱审偏能视夕岚，洞边深墨写秋潭。与君一顾西墙画，从此看山不向南。』此诗《全唐诗》中也有记载，写得清丽质朴，但让众人乃至帝王念念不忘的恐怕不在此，而是柳氏神奇清健的书法吧。柳公权初入仕途，即充翰林侍书学士。但是侍读学士与一般的翰林学士有明显的不同：翰林学士在职期间，其职能主要是起草制诏，代拟批答。而侍读之名虽早在玄宗开元之时便已确立，但其执掌的仅是备帝王研读典籍顾问，此外便是整理宫内藏书，可说是一份闲职。尽管如此，但因书法而得以擢升者，自古而今无几人，难怪『中外朝臣皆呼为国珍』（钱易《南部新书》卷九）。

穆宗在接位初期，还是很重视、擢用文士的。值得一提的是，穆宗即位第一天，就先召见了宪宗留任的翰林学士段文昌、沈传师、李肇等。而将时为夏州观察判官的柳公权，从夏州召入翰林，并充侍书学士，更可说是一个特例。而时隔不久，据史书记载，穆宗便『盛陈倡优杂戏』，『游政声色，赐与无节』。

穆宗统治虽只短短几年，但却为柳公权留下了他生平中最为人熟知的一件事情——『笔谏』。据《旧唐书》本传记载：

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

后世常常因其『心正笔正』及其他一些史实来定位一个正直的谏臣形象。观柳氏生平，他固然是一位忠正的朝臣，而他首先应该是一位耽于书学的『书痴』：

公权志耽书学，不能治生，为勋戚家碑版，问遗岁时巨万，多为主藏竖海鸱、龙安所窃。别贮酒器杯盂一筥，缄滕如故，其器皆亡。讯海鸱，乃曰：『不测其亡。』公权哂曰：『银杯羽化耳。』不复更言。所宝惟笔砚、图画，自扁籀之。（《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

如此不拘小节，重书画、轻钱财的『书痴』形象顿时跃然纸上。

『笔谏』之后，公权备受冷落，无奈之下，只好向大他十五岁的兄长公绰求助。公绰时在太原，致书于宰相李宗闵曰：『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帙。』乃迁右司郎中，累换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

文宗时期，公权先后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谏议知制造学士，工部侍郎。文宗对公权屡投青眼，时常与之谈论书法。

每浴堂召对，继烛见跋，语犹未尽，不欲取烛，宫人以蜡泪揉纸继之。（《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

唐宫禁之中有一座浴堂殿，德宗以来皇帝常居住此地。沈括曰：『浴堂殿在翰林院北，翰林院别设北扉，以便于应召。』而唐学士多对于浴堂殿，柳公权濡纸继烛之地正是此处。皇帝经常在此地召见公权，可见其宠幸、重任之程度。大和九年（八三五）九月，文宗幸翰林院召学士陈夷行、丁居晦及公权对，因面授公权知制造充翰林学士。虽然这时仍兼侍书，但地位已今非昔比了。

公权被授书学士，与当时的侍读学士兵部尚书王起、礼部尚书康佐称为『三侍学士』，文宗每有疑义，即召学士入殿讨论，恩宠异等。

同时，公权作为人臣，忠言匡益，从不间断。

便殿对六学士，上语及汉文恭俭，帝举袂曰：『此浣濯者三矣。』学士皆赞咏帝之俭德，唯公权无言，帝留而问

之，对曰：『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浣濯之衣，乃小节耳。』时周墀同对，为之股栗，公权辞气不可夺。帝谓之曰：『极知舍人不合作谏议，以卿言事有诤臣风采，却授卿谏议大夫。』翌日降制，以谏议知制造，学士如故。

开成三年转工部侍郎，充职。尝人对，上谓曰：『近日外议如何。』公权对曰：『自郭旼除授郾宁，物议颇有臧否。』帝曰：『旼是尚父之从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无过。自金吾大将授郾宁小镇，何事议论耶？』公权曰：『以旼勋德，除镇攸宜。人情论议者，言旼进二女人宫，致此拜除，此信乎？』帝曰：『二女人宫参太后，非献也。』公权曰：『瓜李之嫌，何以户晓？』因引王珪谏太宗出庐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内使张日华送二女还宫。（《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

文宗以后，公权居高位，先后授右散骑常侍，集贤学士、判院事，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复为左常侍、国子祭酒，历工部尚书。咸通初，改太子少傅，改少师，居三品、二品班三十年。咸通六年（八六五）卒，赠太子太师，时年八十八。

柳公权工诗，应声成文，婉切而丽。开成三年（八三八）夏日，文宗与众学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续曰：『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当时丁居晦、袁郁等五学士均属续，文宗独对公权激赏，叹曰：『辞清意足，不可多得。』而公权脱口而出的应制诗《贺边军支春衣》，更令文宗连连赞叹，『子建七步，尔乃三焉。』

从幸未央宫苑中，驻辇谓公权曰：『我有一喜事，边上衣赐，久不及时，今年二月给春衣。』公权前奉贺，上曰：『单贺未了，卿可贺我以诗。』宫人迫其口进，公权应声曰：『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上悦，激赏久之。（《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

《全唐诗》中有记载，此应制诗现存二首，其一：『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其二：挟纊非真纊，分衣是假衣。从今貔虎士，不惮戍金微。』关于柳公权的才思敏捷，史料多有记载。另有《太平广记》云：『武宗尝怒一宫嫔久之，既而复召。谓公权曰：『朕怪此人，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矣。』公权略不伫思，而成一绝。上大悦，赐锦彩二百匹，命宫人上前拜谢之。』此《应制为宫嫔咏》全诗如下：『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诗意委婉清丽，怨而不哀，实乃佳作。

柳公权和晚唐诗人杜牧、刘禹锡、白居易等，名书家丁居晦、唐玄度、裴休等人有交游，其中白居易有《和柳公权登齐云楼》诗，称：『向此高吟谁得意，偶来闲客独多情。』

柳氏当时以书法名世，『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可谓显赫一时。而在书法史上广为流传的当为『军容使捧砚，枢密使过笔』一事：

大中初，转少师，中谢，宣宗召升殿，御前书三纸，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枢密使崔巨源过笔。一纸真书十字，曰『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纸行书十一字，曰『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纸草书八字，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赐锦彩、瓶盘等银器，仍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柳公权为人豁达直爽，净而不阿，在翰林院时『性喜汲引，后进多出其门。以诚明待物，不妄然诺，士益附之』（《唐语林》卷四）。开成年间，公权与族孙柳璟等同在翰林院当中书舍人，时人称为『大柳舍人』、『小柳舍人』。作为侍书学士，柳公权书法『一字百金』，免不了为一些王公大臣书写碑志，其中不乏有奉皇帝敕命书写者。柳公权一生以书享名，人缘书贵；千秋笔谏，书史流芳。正如高士奇诗咏：『诚悬十二工吟咏，元和天子知名姓。侍书秘殿论挥毫，旨哉心正则笔正。千言小字度人轻，楷法端严筋力劲。人寰亦有欧褚书，鼓旗那敢相凌竞。』

柳公权艺术

一 柳公权的书法艺术特色

书法艺术至唐代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和完善,其中以楷书为甚。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为代表的初唐书家,兼蓄六朝碑刻的清劲道丽、厚实凝重,追随王书的圆润含蓄,尚绮丽媚好,于用笔、结构皆法度井然,书法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而至晚唐的颜真卿、柳公权则又有一变,尚清劲,重筋骨,为唐楷发展的『法度化』、『规范化』进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认为:『唐世书凡三变,唐初欧、虞、褚、薛、王、陆并轡叠轨,皆尚爽健。开元御宇,天下平乐。明皇极丰肥,故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并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元和后沈传师、柳公权出,矫肥厚之病,专尚清劲,然骨存肉削,天下病矣。』从现在留下的碑刻法帖,我们看唐一代书法,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风格,正如同唐诗分初、盛、中、晚唐一样。柳公权生活在时局动荡的晚唐,唐代书法在经历了以颜真卿为代表的雍容壮伟、气势磅礴的书法气象后,转而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而柳公权作为晚唐书法的一大变革家,融会初唐以来的书法创作和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柳体』。

柳公权楷书方饬而讲法度,健劲而具骨力。从字形上看,变初唐欧体的瘦长为方形,以纵取势,中宫紧密,向外舒展;从字的用笔看,方圆并用,横画总是横截而出,一顿即收,显方笔之势,竖画则厚重有劲,呈圆浑姿态。横细竖粗。长横者瘦硬舒展,短横者粗壮道劲。撇者,长者细长轻盈,短者锋芒矫健。笔画大体平稳、左右对称,顿挫分明,提按清晰,并擅用相背、俯仰、揖让等变化,使之错落变化、峻挺精练。生于晚唐,柳公权有不少先贤可以取法。刘熙载在《艺概》中将柳书分而解之:『柳诚悬书,《李晟碑》出欧之《化度寺》,《玄秘塔》出颜之《郭家庙》,至如《沂州普照寺碑》,虽系后人集柳书成之,然刚健含婀娜,乃与褚公神似焉。』难免有些细碎、牵强,不过柳书出自欧、颜,倒是大多书家的共识。米芾《海岳名言》认为『柳公权师欧』,解缙《春雨杂述》中曰:『真卿传柳公权京兆、零陵僧怀素藏真、邬彤、韦玩、崔邈、张从申,以至杨凝式。』的确,柳书用笔融合了颜书的圆笔中锋,书变瘦挺,结体严谨,具有颜书疏朗宽博的气象;又取欧阳询楷书的斜横取势,笔力刚劲挺拔,呈现了骨劲瘦硬的面貌。楷书至于晚唐,已成法度,柳公权之前,就有不少

书法家、理论家对楷书艺术的创作规律进行了总结。比如欧阳询《八诀》、《传授诀》、《用笔论》；虞世南《笔髓论》、《书旨述》；李世民《笔法诀》、《论书》、《指意》；孙过庭《书谱》；李嗣真《书后品》；徐浩《论书》、《古迹记》等等，这些论述不仅对楷书的运笔、结体、笔画等有了系统的阐述，为唐楷法度提供了理论的支撑，更有可能也是柳公权书法创作的理论依托。此外，柳体的方笔坚挺、朗健气息，还流露了魏碑的风采。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认为，柳书虽由『欧书』变出，然借鉴魏碑亦多，可谓颇有眼力。

诚悬虽云出欧，其瘦硬亦出《魏元预》、《贺若宣》为多。

诚悬则欧之变格者，然清劲峻拔，与沈传师、裴休等出于齐碑为多。

柳诚悬《平西王碑》学《伊阙石龕》而无其厚气，且体格未成，时柳公年已四十余，书乃如此，可知古之名家，亦不易就。（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极具法度的柳体，清劲挺拔，瘦硬通神，在唐晚期作为一种新书体被大众喜爱，并风靡一时，后世谈及『柳体』也是激赏有加。宋代朱长文认为柳公权书法乃『妙品』之最。姜夔认为『柳氏大字，偏旁清劲可喜』，更有清刘熙载《艺概》中称『至范文正《祭石曼卿文》有『颜筋柳骨』之语，而筋骨之辨愈明矣。』『颜筋柳骨』遂成定语。

晋卫夫人《笔阵图》云：『善笔者多骨，不善笔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具骨力的书法必具有力量，柳字雄壮劲健，转折提按之处棱角分明，起笔方整、爽利干净，收笔顿挫明白，笔笔中锋，力蕴其中。『柳骨』外在主要表现为挑趯处、撇捺处，常迅出锋铄；转折处、换笔处，多借以方笔凸现骨节。朱长文曾以『惊鸿避弋，饥鹰下鞲，不足以喻其鸷急』来比喻柳书的遒劲刚健。弋是带有绳索的利剑，鞲是猎人用的臂套，供鹰停落之用。惊鸿面对迅疾而来的利剑，避而闪之；饥饿的老鹰从臂套扑将而下，直奔猎物，那是何等迅猛和机警。从柳公权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这种笔势的鸷急和气势的雄猛。正是这种足以概括其总体风格的『柳骨』，一变当时肥厚、媚妍的书风，吹入了一股爽健清劲的书坛新风，诚如释亚栖《论书》所述：『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中曰：『此碑柳书中之最露筋骨者，遒媚劲健固自不乏，要之晋法一大变耳。』从而奠定了柳公权晚唐大书法家的地位，和颜真卿并称『颜柳』。

虽然柳书被公认为有『骨力』，但这种融贯于线条之中的骨力绝非剑拔弩张，反而有种内涵的秀峻。观之《神策军纪圣德碑》，诚如孙承泽所言『书法端劲中带有温恭之致』，具有蕴涵内敛的大将风度，丝毫不见筋骨毕露的硬直之气。

『筋骨』之说出于柳，世人但以怒张为筋骨，不知不怒张自有筋骨焉。（宋米芾《海岳名言》）

柳诚悬骨鲠气刚，耿介特立，然严厉不温和矣。（明项穆《书法雅言》）

米芾说得‘好’，不怒张自有筋骨焉，并感觉到柳书：‘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从柳书中我们确能感受到一种‘不怒张’、‘沉着’之气。而这种沉着深厚的笔韵，则多多少少渗透着柳公权‘骨鲠气刚，耿介特立’的人格气质。对于这一点，后人多有附会，集中体现在柳公权的‘笔谏’故事上。

柳公权面对穆宗问何尽善？当即答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人皆以为‘笔谏’，认定柳乃忠谏耿直之士，传为美谈。

至于褚遂良之遒劲、颜真卿之端厚、柳公权之庄严，虽于书法，少容夷俊逸之妙，要皆忠义直亮之人也。（明项穆《书法雅言》）

余谓笔墨之间，本足觐人气象，书法亦然。……褚登善、颜常山、柳谏议文章妙古今，忠义贯日月，其书严正之气溢于楮墨……凡此皆字如其人，自然流露者。（清周星莲《临池管见》）

早在汉扬雄就曾提出：‘书，心画也。’‘字如其人’的命题逐渐发展起来，强调了主观精神对书法创作的深刻影响。明代项穆提出了‘心相说’，他在《书法雅言》说：‘故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猷，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书法成为了心灵、创作主体的外在表现。‘心正则笔正’固然如项穆、周星莲所言，是一个平和正直的谏臣直言，可更多的只是一个痴迷于书艺的书者，谈论的书法的用笔之理。苏轼在《论书》中认为，‘其（柳公权）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还对笔法进行了分析：

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欧阳文忠公谓余，当使指运而腕不知，此语最妙。方其运也，左右前后，却不免欹侧，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绳，此之谓笔正。柳诚悬之言良是。（宋苏轼《论书》）

如果将‘心正则笔正’的论断，更多的放在书法用笔范畴中看待，那我们则会发现，一个沉迷于书艺，勇于革新的书法家形象，会在一些传说、逸闻中愈发凸现。

《墨池编》记载了一则与柳公权有关的小故事：

陈氏世能做笔。家传右军与其祖《求笔帖》。后子孙尤能做笔。至唐柳公权求笔于宣城陈氏。先与二管，其子曰：‘柳学士如能书，当留此笔，不尔，如退还即可以常笔与之。’未几，柳公为不入用复求，遂与常笔。陈云：‘先与者二笔，非右军不能用，柳公信与之远。’

宣城陈氏以造笔闻名，尤擅制传统短锋劲毫。这个故事看似陈氏以柳公权换笔之事来增加知名度，遂被批评柳书者则用来讥讽柳氏不善用笔。实际上，故事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柳氏是一个非常注重书写工具——挑选毛笔的书法创作者。柳氏曾有一帖《谢人惠笔帖》，今不传。所幸明陈文耀《天中记》中据《能改斋漫录》摘有全文：

《谢人惠笔帖》云：近蒙寄笔，虽毫管甚佳，而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管不在

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撇有馀，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润自由。顷年曾得舒州青练笔，指挥教示，颇有灵性。后有管小锋长者，望惠一二，即为妙矣。

以上，我们得知柳公权善择『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的毛笔，以其优柔的特性，进行舒展率性、『洪润自由』的书法创作，想必与当时『出锋太短，伤于劲硬』大有不同，不得不说是一种创新。难怪日人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特别称道：『笔锋之长者，自柳公始。』

据史料记载，柳公权曾论砚以青州石为第一，绛州者次之。无论是对书写工具的慎加挑选，还是对各地砚石的深谙于心，都体现了柳公权对书写这一行为的精益求精，更反映了他精于法度的楷书创作是贯穿于他整个书写过程之中的。

谓善藏笔锋，自是书家所共，恐不能尽其妙处，观其平时论曰：『尖如锥，捺如凿，不得出，只得却。』文宗问之，曰：『凡缚笔头极紧，一毛出，即不堪用。』然藏锋在得笔意，非极工于笔亦不能也。宜公权戒此。（宋董道《广川书跋》）

『尖如锥，捺如凿，不得出，只得却』，既概括了柳书的笔画形态，又暗示了柳书行笔的藏锋用笔。短短数语，足见柳公权谨遵法度，融会贯通，自出新意，故其卓然成大家也。

二 书写要领

柳公权楷书极具法度，宜于初学。清冯班《钝吟书要》就已指出：『颜书胜柳书，柳书法却甚备，便初学。』我们在临习一门书法之前，『识人』『读帖』尤显重要。从书家的生平经历，我们或可得知这帖法书蕴含的创作者的情感，从而把握书法作品传达出的情感信息；而对书家书艺的追根溯源也有必要。清楚书家的师承源流，对进一步了解书体的结体特征大有裨益。譬如，柳书得益于欧、颜，我们就可以将三者对比一下，在去同存异中，把握柳书特有的风格。对于欧、颜、柳三者书法的关联和差异，清梁巘《评书帖》中所言甚多：『欧书横笔略轻，颜书横笔全轻，柳书横笔重与直同。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险；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笔险。』『颜不及欧。欧以劲胜，颜以圆胜。欧书力健而笔圆，后世学者不免扁削。欧书劲健，其势紧。柳书劲健，其势松。』

『识人』是对临习对象有个宏观系统的把握，而『读碑』则是摹帖至关重要的一步。一要看笔法。柳字棱角分明，刚健挺立，向来视为方笔一类，然其用笔却是方圆兼施。《玄秘塔》中的『法』字是方笔的典型，起笔指向前方横切而

下，顺笔中锋运行。而《玄秘塔》中的‘内’字则显得圆润浑厚，乃基本上属于圆笔，圆笔是起笔后笔锋自然转折，回锋收笔，无折锋痕迹。而柳体楷书的横、竖、撇、捺、点、提、折、钩等都法度周到，有迹可循。而所有笔画的用笔亦只有方圆之分。

二要观结构。结构安排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字体的形态。当然同一个字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构布局，但是大体而言，各种书体都有其特有的结构特征。譬如柳书，较之欧书，不及其严紧；较之颜书，又比之宽博。柳体最显著的结体特征就是中宫紧缩，向外舒展。柳字将中间部分收得格外紧凑，却将外围的横竖笔画写得舒长，来造成一种向外舒展的态势。此外在诸如宝盖头的字，柳字往往将‘宀’写得特别宽舒，足以涵盖住下半部内容，字形上宽下窄，尤显安稳。这正是楷书结体法则中的‘天覆者，凡画皆冒于其下’，而柳书中凡尚字头，诸如‘雷’、‘靈’等字的雨字头，亦然。

三要查关系。要结体匀称、紧而不拘、舒而不散，就要善于观察笔画的轻重、长短、俯仰、斜正、曲直等。观之柳字，就轻重而言，撇轻捺重，即柳书的一撇都较轻，捺笔反而重些；横弱竖强，通常一字当中，柳书的横画均纤弱细长，竖画则粗短强壮些。就长短而言，我们论及柳字的撇，则有长撇较轻、短撇较重之分。俯仰、斜正、曲直等诸方面，则要看横、竖、撇、捺、点、提、折、钩等各种笔画，在运笔、布局中的表现。就撇、捺而言，撇有‘大’之长撇，‘千’之短撇，‘肩’之兰叶撇，‘月’之竖撇，‘右’之弯头撇，‘凡’之回锋撇。同样的，如‘人’字的斜捺，‘趣’字的平捺，‘依’字的反捺，不同形式的捺脚棱角显然，锋芒分明，既保留了捺笔的含蓄多姿，又突出了柳书的筋骨棱角。笔画有平有斜、有长有短、有方有圆，或劲健、或摇曳、或秀美、或有力，极为丰富。

碑是否读懂、读透将直接影响临写的效果。当然对柳书结构特色的把握也能从身体力行的临摹中，总结归纳出来。这种通过临写实践归纳获得的规律，必将从临写作品中得到验证。形似否？神似否？都由读碑而来。

虽然柳书入门不难，但是却难得其神韵。前人学柳字‘然骨存肉削，天下病矣’，不免入‘瘦硬’一派。劲挺棱角，筋骨太露，对横竖、撇捺等字形的过分追摹，不免支离。难怪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说：‘窃见今之学欧、柳者，尽去其肉；学赵、董者，尽去其骨。不知欧、柳之雷霆精锐，不少风神。风神者，骨中带肉也。’今之学书者，或以此共鉴。

三名碑介绍

柳公权一生书法创作颇丰，然而，大多已然散佚，我们今天仅见二十余种。其中碑版拓片有：《金刚经刻石》（长庆四年四月）、《西平郡王李晟碑》（大和三年四月）、《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开成元年四月）、《吏部尚书冯宿碑》（开成二

年)、《大达法师玄秘塔铭》(会昌元年十二月)、《神策军纪圣德碑》(会昌三年)、《司徒刘沔碑》(大中三年)、《魏公先庙碑》(大中六年)、《吏部尚书高元裕碑》(大中七年十月)、《复东林寺碑》(大中十一年四月)、《义阳郡王苻璘碑》等。法书有:《年衰帖》、《圣慈帖》、《伏审帖》、《十六日帖》、《奉荣帖》、《辱问帖》、《尝瓜帖》、《消灭护命经》等。现存真迹有《蒙诏帖》、《兰亭诗》、《洛神赋十三行跋》、《送梨帖跋》等。这些碑版法书真伪相间,众说纷纭。

现将其中著名者如《金刚经》、《大达法师玄秘塔铭》、《神策军纪圣德碑》简介如下。

《金刚经》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名《金刚般若经》。《金刚经》作为印度大乘佛教的经典,最早为鸠摩罗什所译,之后又有包括菩提流支、陈真谛、玄奘等在内的五个译本,而以鸠摩罗什译本最普遍。唐代盛行写经,信奉佛教并广为传抄流播,而尤以《金刚经》写经居多。

此《金刚经》,建于长庆四年(八二四)四月六日,乃柳公权为右街僧录准公书,时年四十七岁,是柳书现存作品中纪年最早的。此拓本原藏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今第十七窟),由法国人伯希和发现,并盗运出国,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院。

《金刚经》属于柳公权早期的小楷作品,笔法圆润,方整秀气,字虽不大,但已经充分展现柳书的风格。此小楷虽瘦硬规整,但却略失灵动。笔画中依稀留有魏碑余韵劲骨,字里行间仿佛参有钟繇小楷的古朴规整。然字体不够开扩舒缓,愈显拘谨。

欧阳辅认为:『《金刚经》其字鄙俗,不似柳之开展,大类梦英、正蒙辈所为,且其后纪年署名四行,字大而密,不与经相等,亦似后添。』梦英、正蒙均是习柳书的僧人书家。释梦英,衡州人,效十八体书尤工玉箸,『梦英书法一本柳诚悬,然骨气意度皆弱不能及也』。(杨士奇《东里续集》)『释正蒙书得诚悬法。』(《石墨镌华》)『宋僧梦英等学之,遂落硬直一派,不善学柳者也。』(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欧阳辅认为此本《金刚经》乃伪书,虽为一家之言,或可考之。然我们缺乏同时期柳书的可信传本,加之书家的创作在不同时期、不同心境下也会出现不同的风格,所以我们暂时难以判定。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是柳公权书法最著名的作品，也是其楷书的代表作。《玄秘塔碑》，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一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简称《大达法师玄秘塔碑》、《大达法师端甫碑》、《大达法师玄秘塔铭》等。唐会昌元年（八四一）十二月廿八日建，裴休撰文，柳公权正书并篆额，邵建和、邵建初刻。此碑计廿八行，行五十四字。额篆书三行十二字。碑阴刻《敕内庄使牒》，正书，唐大中五年正月十五日记。碑原在陕西万年县安国寺，今在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大达法师，天水赵氏，世为秦人，不知名讳，乃安国寺上座。安国寺在皇城外朱雀街东第一坊，为唐睿宗藩邸旧宅。景云元年（七一〇）立为寺，以所封安国为名，原属万年治内。大达法师很受唐代德宗、顺宗、宪宗三个皇帝的器重，是唐宪宗时奉诏与迎佛骨之僧。此碑为大达法师而建，主要记录了法师传经讲学的史迹。

撰文者裴休，《旧唐书》称他善诗文，长于书翰，自成笔法。据宋米芾《书史》，江南庐山寺塔多为裴休题字。裴休信奉佛教，深谙佛典。太原凤翔有名山，多僧寺，裴休视事之隙，游践山林，常与僧众诠释典籍、讲求佛理。书者柳公权是当时的名家，相传“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此碑得柳氏亲书，大达弟子想必为孝。

《玄秘塔》碑阴为《敕内庄使牒》，是大达法师弟子僧正言买庄造经堂疏，正书，二十五行，行十四字，拓片长一〇二厘米，宽五四厘米。此牒是僧正言出价承买后，列俗弟子姓名，「若今之市券也」（《金石录补》），即住宅的执据，此牒不仅书法类似柳氏，方整清丽，还是研究唐朝寺院经济的重要史料。

《玄秘塔》端庄挺拔，风骨凛然，尽显清俊雅正之气，柳书的风格已然大成。结体方面，字体多长方形，取纵长之势，笔画取斜势，偏旁左右相互移让穿插，力守中宫，向外舒展。运笔方圆并施，提按顿挫，圭角分明。而正是《玄秘塔》中遒劲峻媚、严谨方整的柳体书风，使之成为临习「柳书」的最佳范本。而后人对此碑也诸多赞语：

《玄秘塔铭》，柳书中最露筋骨者，遒媚劲健固自不乏，要之晋法一大变耳。（明 王世贞《弇州山人稿》）

柳书惟此碑盛行，结体若甚苦者。然其实是纵笔，盖肆意出之，略不粘带，故不觉其锋棱太厉也。全是祖鲁公家庙碑来，久之，熟而浑化，亦遂自成家矣。此碑刻手甚工，并其运笔意俱刻出，纤毫无失，今唐碑存世，能具笔法者，当以此为第一。（明 孙鑛《书画跋跋》卷二）

正是因为《玄秘塔》峻瘦雄劲的字体，法度森严的结构，同样引来了对这种颇具「骨力」的柳书的贬斥之声：

书虽极劲健，而不免脱巾露肘之病，大都源出鲁公而多疏，此碑是其尤甚者。（赵岫《石墨铸华》）

柳公权专事波折，大去唐法，过于流转，后世能事，此其滥觞也，《玄秘塔铭》亦无所取。（《寒山帚谈》）

《神策军碑》

《神策军碑》，又称《左神策军纪圣德碑》、《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武宗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建于唐会昌三年（八四三）。碑为唐翰林学士承旨崔铉文，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柳公权书，集贤直院徐方平篆额。崔铉，崔元略子，字台硕，会昌初人为左拾遗，再迁员外郎知制诰，召入翰林院充学士，累迁户部侍郎承旨。集贤直院徐方平工书，尤擅篆书，除书此碑额外，还为《昊天观碑》（会昌三年十月）、《大中报本寺碑》（大中元年二月）两碑篆额。

神策军是“禁军”，属于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卫队。据史书记载，神策军建置于唐天宝十三年（七五四）。唐中期至晚期，国势日渐衰落，内有宦党争权，外有边患纠结，政局极其不稳。唐朝与边患的战争时有发生。天宝十二年（七五三），时陇右最高军事官哥舒翰大胜吐蕃。第二年，为了巩固战果，控制边境，哥舒翰分河源、九曲诸地置洮河、洮阳二郡，并建置宁边、威胜、金天、武宁、曜武、神策等八军。后因“安史之乱”，边军紧急抽调救援，从而神策军由边关进入中原，自地方进入京师，由“边军”变为“禁军”。成为禁军后，神策军的大权便掌握在宫禁宦官手中，从而把持朝政，使得晚唐的政治更加动荡变幻。此碑所记乃会昌三年唐武宗李炎“巡幸”，劳阅军士，兼统三军。上将军仇士良请为碑，以诵圣德，铉等奉敕书撰此碑。

因此碑立于皇宫禁地，不能随意捶拓，故当时拓本流传甚稀。文献记载也甚少，著录者可见寥寥。《宝刻类编》卷四记“左神策纪圣德碑 崔铉撰 徐方平篆额 会昌三年立 同上”；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五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 崔铉撰 柳公权正书 会昌三年”；赵明诚《金石录》卷十载“第一千八百六十三 唐巡幸左神策军碑 上崔铉撰 柳公权正书 会昌三年 第一千八百六十四 唐巡幸左神策军碑 下”，等等。

《神策军碑》较《玄秘塔》碑晚出两年，而字大亦过之。然此碑摹刻极精，书法神清气健、豪迈庄严，体势劲媚浑穆，点画方整苍劲，尽显柳书大家风范，无怪乎明孙承泽叹曰：“书法端劲中带有温恭之致，乃其最得意之笔。”（《庚子销夏记》）